

春梦之结

Nexus

Henry Miller

[美国]亨利·米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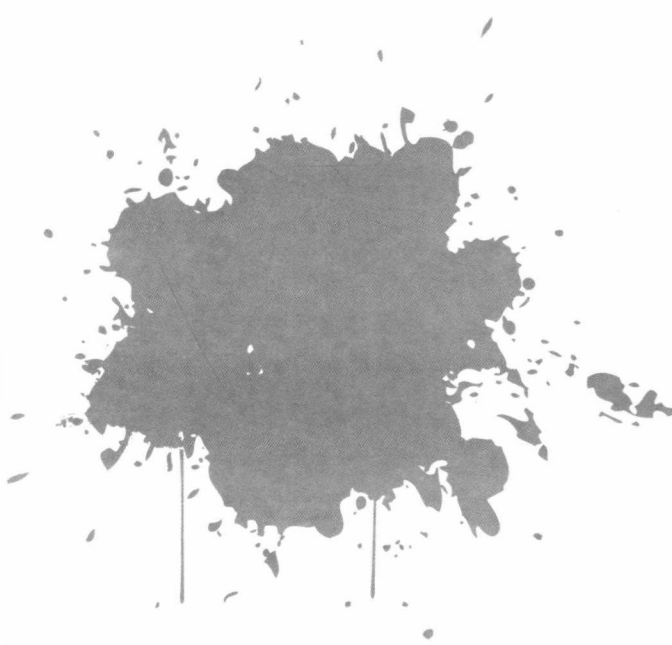
张群 译



译林出版社

春梦之结

〔美国〕亨利·米勒 著
张群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梦之结 / (美) 米勒 (Miller, H.) 著; 张群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1

(亨利·米勒作品)

书名原文: Nexus

ISBN 978-7-5447-5471-2

I. ①春… II. ①米…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1691号

Nexus by Henry Miller

Copyright © 1952 by Henry Mil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e Hoffma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34号

书 名	春梦之结
作 者	[美国] 亨利·米勒
译 者	张 群
责任编辑	方 芳
原文出版	Harper Perennial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字 数	306千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471-2
定 价	4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现代人之梦，现代人之结

张群 程萍

说起大名鼎鼎的20世纪美国重要作家、被誉为美国文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怪杰的亨利·米勒，人们往往会立刻想起他的代表作，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三部曲”或“自传三部曲”的《北回归线》《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对其极为深刻的主题，极具实验性、开拓性、前瞻性的创作手法，极富争议的描写内容，人们往往大书特书，对其鲜见的文学价值常常赞不绝口。

殊不知，无论是在主题的鲜明性、思想的深刻性，还是在创作的实验性、探索的前卫性上，亨利·米勒的另一个三部曲“殉色三部曲”也毫不逊色。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巴黎三部曲”阅读较多，研究较深，对“殉色三部曲”则问津很少，推介也不广，对其丰富的文学价值认识也比较肤浅。在我国，更是鲜有读者阅读它，至于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若要全面、准确地认识亨利·米勒及其创作价值，“殉色三部曲”不能不读，也不能不研究，更何况，1999年它还被法国《世界报》评为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百部优秀作品之一，我们就更应该认真研读了。

“殉色三部曲”采用虚构的笔触，以小说叙事者，即主人公米勒，在20世纪20年代纽约布鲁克林地区为时六年苦乐参半的生活为素材，透过其人生历程的回溯，展现其对生活与艺术的不懈追寻；采用全知全觉的叙事手法，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工作、写作和思想。该三部曲记叙了米勒与第二任妻子相遇、相识、相知、相恋，直至结婚的过程，记载了他在默默无闻中笔耕不辍，苦苦拼搏，为了成为一名作家甘愿忍受清贫和屈辱，记述了他对社会、人生、自我、未来、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等多方面的全方位、立体式的审视与思考，记录了他对美国社会的厌恶和失望之情，最终远走他乡，投奔他梦寐以求的自由之都——巴黎——的怀抱之中。

《春梦之结》作为“殉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无论是在故事情节、创作主题、创作手法，还是在对人生的思考、对美国社会实质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考量上，都和前面两部（《殉色之旅》《情殇之网》）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前面两部小说的一种自然延续、自然结局。该三部曲集中展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面貌和心路历程。作为读者，我们必须立足于现代主义的语境，立足于现代人的困境，立足于现代人的视角，方能充分领略其艺术张力与魅力。

研究亨利·米勒的创作，包括《春梦之结》在内，性爱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性的世界》一文中，米勒明确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很感兴趣。年轻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欲望和冲动所控制而不能自拔。”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屡遭诟病，亨利·米勒因此受到诸多不公的对待，蒙受了許多辱骂和指责，使他倍感挫折。他认为，作为一位诚实的作家，必须彻底摒弃文学中对于性爱那种闪烁其词的表现方法，应该大胆描写，公开颂扬，以诚实、坦率的态度冲破传统文学的禁区，张扬人性，展示真实的自我。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亨利·米勒在作品中给性爱赋予了

重要角色，并且将性爱描写贯穿创作的始终，从开始的《北回归线》到《春梦之结》，没有一部小说不是以性爱来展现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人生态度的。因此，要理解亨利·米勒的小说，正确认识性爱描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钥匙。

当然，亨利·米勒对性爱的描写迥异于黄色小说那种赤裸裸，纯属为了满足感官刺激的性描写，不是为了写而写，更不是为了挑逗读者，用低级庸俗、淫秽下流的片段满足读者的感官需求。对于亨利·米勒而言，性爱是与生俱来的重要生理特征，是一种本能，是一种不能克制压抑，只能顺其自然，不能回避，只能正视的生理甚至心理的现象；是一种释放自我、张扬自我、解放自我，尤其是解放压抑之自我的重要途径；是一种正确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唤醒自我的不二选择。性爱是生活的一种隐喻。渴望性爱，便是渴望生活，渴望真正的生活。直面它，张扬它，是对人性的尊重，对生命的讴歌，对生活在压抑的现代社会环境下的自我的一种救赎，是摆脱行尸走肉状态的有效方法。

压抑是现代人面临的普遍困境，内心躁动是现代人具有的共同特征。对现代人境况极具洞察力的亨利·米勒，和D. H. 劳伦斯一样，采用这种描写手法表达他对自我、对社会、对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是十分自然、恰当的选择。随着人们对自我认识越来越深入，思想越来越开明，亨利·米勒作品在美国由早年遭禁，到后来解禁，犹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被解禁一样，再到后来众口交赞，广受好评，甚至被世人推崇为世界文学作品之经典，就清晰地表明了现代人对文学作品中性爱描写的理解不再是那么单一，那么片面，那么狭隘了。

作为一名革故鼎新的小说家，作家米勒通过主人公米勒的性爱表现，来展示自己离经叛道的审美思想。而离经叛道是他从事文学创作

所孜孜追求的超现实主义审美思想和原则。通过种种离经叛道的方法和手段，亨利·米勒锲而不舍地追求现代社会中真实的自我。米勒超现实主义的审美思想和原则，极大地颠覆了人们对包括审美、道德在内的许多方面的传统期待。

亨利·米勒是超现实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致各地超现实主义者的公开信》一文中，他指出：“人类作为动物，其主要的、最高的目标是按本能生活，尊重本能，让本能伴随四方。”超现实主义者宣称，人的本能、梦幻、潜意识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能够把人从逻辑和理性中解放出来。理性、道德、社会等等，都是对人性、对人的本能需要的一种压抑，一种束缚，唯有潜意识、梦幻和神经错乱才是人的精神的真正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不受任何控制，是真正的自由活动，是真正自我的最真实表现，是超我境界的最完美展示。这种自由的境界在小说中多有展现，如梦幻，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在这些梦的境界里，米勒身轻如燕，在岁月的年轮中穿梭自如，而且思想活跃，灵感频现，丝毫没有压抑、束缚之感。这种感觉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获取，更谈不上尽情享受了。此境只有梦中有。于是，梦成了《春梦之结》的重要内容，梦中呓语成了主人公表达内心世界重要的话语形式。这种内容和形式，时常帮助主人公进入一种真正自我或超我的状态。

这是一种梦。而通过释放自我，进入一种自我、忘我、超我的状态，何尝不是另一种梦境呢？作者在作品中对于性爱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其目的就是要进入这种梦幻般的绝对自我、忘我的境界，就是要找回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失去的自由，就是要重塑遭挤压、遭扭曲、遭变形的自我。这是一种忘我之梦，充满了绚烂的色彩，令人陶醉，让人流连。然而，这种梦转瞬即逝，无法长久，梦醒之后，又不得不回到现实之中。因此，现代人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现实中无法以一

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奔放的自我状态在生活。通过释放自我，进入一种自我状态，但那种感受只是暂时的，瞬间便会消失。重返现实中的自我，只会感到更加压抑，束缚更加沉重。因此，个人愈是解放，主人公米勒内心遭受的煎熬就愈大，陷入痛苦、迷茫的泥潭就会愈深。这种自我的追求和解放，最终必然失败。“殉色三部曲”的英文标题“Rosy Crucifixion”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内涵。Crucifixion一词的意思是“苦难；磨难”，犹如背负十字架一般。这个十字架为玫瑰色（rosy），看上去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但实则沉重无比，背负者被死死地套着，拆不开，卸不下，寸步难行，举步维艰。这种不可承受之重，一直要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背负者的自我不可能得到解放。

在《春梦之结》中，作者浓墨描写，反复表现主人公身处的社会如何令他失望、厌恶，如何令生活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芸芸众生憎恨、绝望，细腻地展现了人与社会扭曲、变形、异化的关系。小说一开篇就非同一般，令人惊愕：

汪！汪汪！汪！汪！

像狗一样在黑夜中狂吠，叫个不停。我大声狂叫，可没人理我。我喊破嗓子，却连一声回音都没有听到。

……

孤独一人——头脑里长满了湿疹。

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太妙了！可我压根儿也不想这样……

读者一打开书，未见人，只闻声，一阵狂吠声。主人公喊破嗓子，却没有任何回音，也没有任何人应答。小说伊始便先声夺人。这样的开头，新颖奇特，气势不凡，又让人始料不及。主人公自喻是一

一条狗，以一条怒发冲冠的疯狗形象，横空出世。开篇笔法简练、意象鲜明，寥寥几句话，就把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把他的精神状态展现得活灵活现，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读者的注意力。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开头极具象征意义。以狗喻人，仰天狂吠，吠出一腔怨气，呼出满腔怒火，喊出压抑的自我；这条“狗”孤苦伶仃，形如被抛弃的流浪“狗”，无家可归的野“狗”，犹如孤独无援的边缘人，极其渴望世人的关心、关注、关爱，可无人搭理，没人关怀；这条“狗”身处黑夜，作为它生存的环境，黑夜显然是指代社会。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社会。从一开始，作者就用素描般的笔触，把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环境，尤其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简洁明快地勾勒了出来，为整个小说选定了压抑的基调，确定了灰暗的色彩，圈定了沉重的主题，为社会绘就了黑暗的背景。可以说，这个开头是对小说的高度概括，整部作品实际上都是在为之脚注，对它进行诠释。

作为一条“狗”，作者笔下的米勒对着夜空，冲着社会，在声嘶力竭地狂吠，其满腔的怒气不言而喻。像在《北回归线》等作品中一样，在《春梦之结》中，主人公米勒带着这腔怒火，继续扮演着社会的观察者、审视者、批判者，扮演着无政府主义者、美国社会制度的颠覆者、美国价值观念的否定者，扮演着愤世嫉俗、我行我素、不屑一顾的斗士。作者通过笔下人物，毫不畏惧地屹立于社会的对立面，对美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和透视，对其赖以生存的各种制度和价值观念给予了大胆揭露、无情批判。

作者在开始就指出，美国是个荒诞透顶、陌生奇怪的国家，整个运作机制令人厌恶，生活于其中的人，个个深感压抑，就连小鸟都是一副无精打采、满脸颓丧的样子。

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制呢？在米勒看来，法律是一个蠢蛋游戏，应该取缔，重建一套新的组织机制。应该取消法庭，取消法

律，取消警察，取消监狱，统统取消，因为他觉得这些玩意儿，没一个是好东西，他感到头疼，就是这个原因。教育家们，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蠢材，只会鹦鹉学舌，生搬硬套，天生就不会接受任何新思想，只会背诵那些成百上千年的陈词滥调。这样的教育家怎么能培养出有用之才呢？而那些统治者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不诚实、最虚伪、最擅于骗人、最缺乏想象力的人。政坛上，奸诈盛行，欺骗肆虐，处处布满诱惑，身处其中，若想保持一双干净的手，一点正直的个性，简直比登天还难。主人公忧心忡忡地发问：“一个国家要是阴谋诡计盛行、腐败堕落肆虐，它怎么能兴旺发达呢？”这种社会中的宗教，同样没有使人向善，没有让世界变得美好，教堂并没有给人们造就一个新的天堂、新的人间，气得米勒就像在《北回归线》中一样，啐上帝的脸，踹上帝的裤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米勒发现那些曾经支撑西方文明的信仰、希望、原则、信念等等，统统消失了。路已经封死，不管走向哪里，都是死路一条。而挡住人们去路的每一堵墙，每一个关卡，每一个障碍物，都是他们自己垒的。无路可走的米勒，万般无奈，一次又一次地用头撞墙，试图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要是能够找到这样的途径，他宁愿把自己的脑袋揪下来，放进绞汁机里绞一绞。可不管怎么努力，他始终没能找到一条光明大道。

这是一种噩梦般的生活。然而，置身其中的人，又何止米勒一个？他站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眺望美国的核心——曼哈顿。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呀！

回头眺望岸上，一幢幢摩天大楼多么像积木玩具呀！……人生真是朝生暮死，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徒劳无益，多么狂妄自大！男男女女们使足力气，拼命地挤进这些巨大的坟墓里，而且是日复一日，天天如此。为了生存，有些人不惜抛弃灵魂，出卖

自己，出卖你我，甚至出卖上帝。到了晚上，他们像蚂蚁一样，又从里面蜂拥而出，或是塞满水沟，钻入地下，或是匆匆忙忙地奔向家里。这些可怜虫，一个个疲惫不堪，面容枯槁，垂头丧气。到了家里，他们又把自己埋了起来。现在不是埋在那些巨大的墓穴里，而是埋在他们称之为“家”的里面。这个“家”如此破败，又那么拥挤。白天是生活在无谓的汗水和苦役的坟墓里，晚上则是躺在爱情和绝望的墓场中……他们总是违背自己的本性……他们不断地哀号，犹如受伤的动物。

曼哈顿的一幢幢办公楼，纽约的千家万户，在米勒的眼里，无异于一座座坟墓。家和办公室，实际上都是坟墓的代名词。置身“坟墓”的人，与行尸走肉毫无二致。他们朝生暮死，他们出卖灵魂，他们悲伤绝望，他们痛苦哀号。他们是生者，他们也是死者。是生，还是死，其状态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

而纽约，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犹如一座巨大的坟墓。米勒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对他而言，美国只是南柯一梦，而且是一场噩梦。他一直想改变这个恶魔般的现实，高呼：“让我们重新来过吧！重新建造教堂，重新齐唱赞歌，重新绘就生命的诗篇，而非死亡的诗篇！”然而，势单力薄的他根本无力改变这一现实，更没有办法重建一个新的现实。与这个令人恶心的现实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更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他和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社会，已经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可是，作为个体的人，他无法改变社会，只能被社会所改变，只能被社会所同化，只能被社会所驯服。然而，一心追求独立自我、独立人格的米勒，不愿意束手就擒，宁愿一枪崩掉自己的脑袋，也不愿意成为这种社会中的一具行尸走肉。

对美国彻底失去希望的米勒，无可奈何，唯有远走他乡，到一个

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中去。于是，欧洲成了他魂牵梦绕的理想世界。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多么向往欧洲啊——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在那儿可以自在地发表观点，并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接受。那里有一种真正的亲情感。这就是欧洲给我留下的印象。欧洲是艺术家之都，流浪者之家，梦想家之乐园。”欧洲亲切自由，善解人意，让人留恋，这一切正是美国所严重缺失的。因此，在小说结尾，米勒决定离开美国。

离开前，米勒用了长长的篇幅，和大家一一道别，和代表美国的精英们，和美国的精华道别。这样的结尾，与小说的开头形成了强烈的呼应，同样具有十分浓郁的象征色彩。在小说开始，米勒高声呼叫，可无人应答。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与挫折，其孤独的心灵依旧没有得到慰藉，未能得到抚慰。因此，离开便成了那样开头的一种必然结果。这是一种选择，但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宇宙之眼》中，亨利·米勒曾经明确指出，自己是一具“行走的僵尸”，虽然可以呼吸，可以说话，可以走路，但精神上的他已经死了，而这种“行走的僵尸”，或者说是活着的死亡现象，则是20世纪西方社会典型而又普遍的特征。释放自己，张扬自我，满足自我的渴望，是对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自我的一种救赎，是摆脱这种活着的死亡状态的有效途径，即便这种救赎和解脱只是暂时的。

一打开小说，读者立刻会发现，主人公的名字同作者的名字一模一样，也叫米勒。究竟哪一个是虚构的，哪一个是真实的，人们很难辨别。这样设计，显然表明，《春梦之结》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其主人公的痛苦、困惑、失望，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现实生活经历的具体表现。作者运用自传式的叙事风格，模糊了小说与现实的界线，亦假亦真，亦虚亦实，给小说平添了很强的艺术魅力。

谈到创作艺术，亨利·米勒被公认为美国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他标新立异，大胆革新，勇于实践，为美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对美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创作是动态的，是内心思想和灵感的自由、自然表露。创作不是按照事先预设的情节发展，也不是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而是跟随内心思想流动的轨迹，自动抒发，扩散式地向四方发展。左右他采取这种创作手法的，是他孜孜追求的超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让语言尽自发挥，不加任何干涉，不进行任何控制，犹如行云流水一般，任其随意组合。他认为，不同的意象，关系越疏远，结合后产生的意象就越新颖，越独特，所表现出的超现实就越真实。为此，亨利·米勒采用“自动写作”法，将潜意识中流动出来的互不关联的意象并置一体，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超现实意象。这种罗列、并置现象，在《春梦之结》中大量存在。这种看似毫不关联的并置手法，从根本上颠覆了语言的传统功能，解构了传统的修辞方法。

亨利·米勒奉行超现实主义美学思想，采用“自动写作”法创作模式，并不是为了玩弄文学，也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他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表现他对现实生活和现代文明的一种独特认识。他发现，世界万事万物杂乱无章，毫无秩序。通过非逻辑性、不合常理的意象拼贴、组合，富有逻辑性的客体遭到解构，其正常的语义功能遭到瓦解，使人的思维和感觉陷入一种原始的混沌之中，如坠云山雾海。而这种混沌，这种紊乱，正是现代人思维状态的最准确、最生动的体现。因此，亨利·米勒揭示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况，依赖的不仅仅是情节，还有文字这种新颖的表意功能。

另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互文性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小部头的文学、艺术、人生、社会等百科全

书，涉及了许许多多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知识、作品等内容，表现出作者具有罕见的渊博知识和广阔的创作视野，极大地加深了小说的广度、深度和厚度，不仅丰富了读者的知识面，同时还拓宽了读者的阅读视野。这是一般小说力所不能及的，这也是为什么译者在小说中作了大量注释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该小说的书名。小说原文书名为Nexus，意思为“结”。那么“结”在小说中为何意？为何译为“春梦之结”？

读完整部小说，读者一定会发现，主人公一直生活在种种纠结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纠结，人与自我的纠结，人与社会的纠结。这一个又一个纠结，将主人公推入十分痛苦、压抑的状态，使他无法自由自在地生活，难以始终以一个充分解放的自我形象立身处世。现实中的这些结，一个个都是打不开的死结，将主人公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令他窒息。无奈之下，主人公只能置身于虚幻的世界中，徜徉在虚无缥缈的梦境里，纵情于给他带来片刻之真实自我的性爱之中。这些世界虽然绚烂多姿，美丽诱人，但都是虚幻多于真实，充其量只是薄如蝉翼的梦，一场春梦而已。既然是梦，无论多长，总归要醒的，总是会碎的。春梦醒后、碎后，梦者必定愈发惆怅。这是主人公米勒的梦，是米勒的结，是米勒的春梦之结。当然，这也是现代人的梦，现代人的结。简言之，是死结，是我们现代人共同的死结。

目 录

现代人之梦，现代人之结

· 1 ·

第一章

· 1 ·

第二章

· 21 ·

第三章

· 41 ·

第四章

· 55 ·

第五章

· 76 ·

第六章

· 89 ·

第七章

· 132 ·

第八章

· 149 ·

第九章

· 170 ·

第十章

· 191 ·

第十一章

· 215 ·

第十二章

· 229 ·

第十三章

· 247 ·

第十四章

· 266 ·

第十五章

· 288 ·

第十六章

· 310 ·

第十七章

· 328 ·

第十八章

· 355 ·

第十九章

· 377 ·

第二十章

· 398 ·

第一章

汪！汪汪！汪！汪！

像狗一样在黑夜中狂吠，叫个不停。我大声狂叫，可没人理我。我喊破嗓子，却连一声回音都没有听到。

“你要哪一个——是薛西斯^①的东方，还是基督的东方？”

独自一人——头脑里长满了湿疹。

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太妙了！可我压根儿也不想这样。我多么想和上帝待在一起呀！

汪！汪汪！

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的全是她的影子。那影子在黑暗中飘动，好像是从海上浪花里浮出的面具：嘴巴长得像弯弓一样，看上去好像跟蒂拉·迪里厄^②的嘴一模一样，白白的，牙齿也是雪白如玉；眼睛呢，黑黑的，涂了睫毛油，眼皮涂成了黏糊糊的蓝色，亮闪闪

① 薛西斯一世（约公元前519—前465）：波斯帝国国王（公元前486至前465年在位），又译作泽克西斯一世。——译者注，下同。

② 蒂拉·迪里厄（1880—1971）：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女演员。